点亮一个梦

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转眼我已到了上老年大学的年龄。我在河北省老年大学报了名，为圆儿时的作家梦，上了文学写作初级班。

给我们授课的老师，是高级记者、编辑、作家、书法家张继胜教授。张老师年逾古稀，神清气爽，谈笑风生，温文尔雅。围坐在张老师身边的学员，都和我一样，怀揣着梦想。张老师对我们说：“老年大学也是大学，是学习知识的殿堂。”听张老师讲课，总是让人如坐春风里。张老师在老年大学教授文学已经有八九个年头了，教出的学员中，已经有许多人被河北省、石家庄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。文学班已成为省老年大学闪亮的名片。我非常荣幸，能成为张继胜教授的学生。

刚开始，我不知道怎么写，从哪下笔。“我手写我心”，博学多才的张老师，就从散文、日记开始教起，再到小说、诗歌、戏剧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。他用独特的教学方法，把一个个“门外汉”引进门。我每次写了习作，都发给张老师。他一篇篇认真修改，从标点符号到字、词，都不放过。我有好几篇文章，都是经过张老师修改润色后，发表在报刊上。我的一篇描写月季的散文，还被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，我别提有多开心了。

为了开阔我们的视野，张老师创新教学方法，把我们的课堂搬到了校园外，在美术沙龙馆感受沙画的神奇，在读书会场聆听学者的文学创作讲座。去年5月的一天，张老师还带领我们到河北文学馆参观学习。在文学馆，结合现代化高科技多媒体的声音和影像，从古代文学的发展到当代文学的繁荣，以及河北文学的特殊贡献等，张老师给我们一一详细解读。这样新颖的教学方式，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，深受大家的认可和赞许。

张老师的课堂教学活泼有趣，有时穿插几句方言，有时来一段快板儿。记得有一次，他给我们讲解戏剧，讲到汪曾祺和京剧《沙家浜》时，他现场给我们来了一段京剧《智斗》，声音高亢洪亮，学员们边拍手边跟着唱，教室里其乐融融，充满了欢乐。

每年的新学期，都会有新生来试听张老师的课，听着听着上瘾了，听着听着就留下了。张老师有学院派的气质，也有实力派的风格，即使在老年大学教书育人，也忙里偷闲搞创作，每年都有作品在各类刊物上发表，有的还获得了国际大奖。张老师真不愧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

春华秋实，硕果累累。看着自己的文章，一篇篇在报刊和网络上刊出，我心里是满满的感动和欣喜。张老师常说：“梦想和年龄无关，只要有梦就去追，坚持必将达成，活出生命的精彩！”张老师用燃起的一束光，点亮了我们的梦想。

潘志红/文

温暖的语言

我经常去菜市场，认识了一位老乡。她在那儿卖豆制品。可能是工作辛苦忙碌，她的头发简单扎成一束，泛旧的衣服上带着微微的皱褶。一开始接触时，她的表情很严肃，给人一种不乐观的感觉。接触久了，得知他们夫妻二人在这里打拼，老公进货、送货，她负责守摊位，孩子在老家上学。她在这里打工，没有太多朋友，时常惦记孩子。我想，可能是劳累和孤独使她变得不那么开朗了。

认识她以后，我每次去菜市场，就去她的摊位转转，多多少少都会买一些豆制品。一来，我就报上要买的食品：“二斤豆腐、两张豆腐皮。”她边称重边和我说：“你昨天也买了豆腐，怎么今天又买了？”我笑着说：“豆腐做菜百搭，好吃又营养。你看，你的摊位总收拾得清清爽爽的，盖在豆腐上的布，每天都那么干净，我真佩服你。”

经我这么一说，微笑瞬间绽放在她的脸上：“唉，我就这么点儿本事，吃的东西干净了，顾客才能常来光顾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你笑起来很好看的。”

“是吗？真的呀？呵呵。”她笑出声来说。

以后，我常和她用这样温和的话语聊天。渐渐地，我发现她越来越爱笑了，发梢上也新换了一个彩色的卡子，整个人看起来靓丽了许多。

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温暖的语言，就是鼓励、欣赏和赞美。我相信，温暖的语言会让人快乐起来。人与人之间，用这种语言交流，世界就将充满阳光。

今天，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“女儿考上当地重点高中了。”看着她那笑意盈盈的脸，我的心里感觉好舒坦。

彩虹/文

天生辽阔

旅人自大西北归来，带回一些照片。我拿起其中一张：古老的天地间，有一圈方方正正的夯土围墙。我问：“这是什么遗迹？”他说：“这是当地民宅。”我问：“只见围墙，房子在哪里？”

旅人解释说：“那围墙其实很高，只不过在蓝天底下看不出来。那房子很矮、很小，紧靠着围墙。从这个角度拍过去，房子正好被围墙遮住。”他又特意让我看另一张：男女老幼，均脸膛紫红，眼眸黑亮，围坐于一炕。

他说：“这就是那房子里面的景象。”我觉得奇怪：“又不是在繁华都市，争取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需要煞费苦心。天地那么大，他们为何不将居室弄得宽敞一些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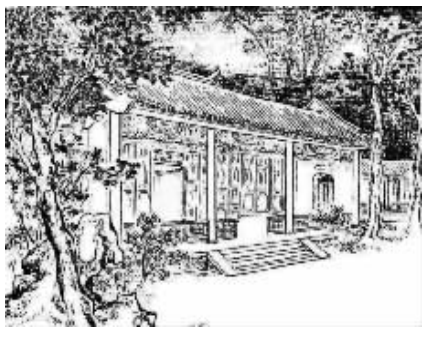
旅人说：“他们稀罕什么宽敞！在辽阔无边的地方，人和人紧挨在一起才是最好的，温暖、亲密、安全，不是吗？”

我们总是用尽量大的空间来抵挡外面的拥挤，他们却用尽量小的空间来隔绝外面的空旷。

莫小米/文

郭进的清醒

宋代郭进有才略，曾任邢州刺史。他家的房子落成后，宾客来庆贺，连造房的土木工匠也受邀参加酒宴。工匠们坐在东庑，郭进的几个儿子却坐在西廊（古时东庑的地位尊于西廊）。人们很惊讶，问郭进原因。郭进指着工匠们说：“这是造房子的人。”又指着儿子们说：“这是卖房子的人，本就应该坐在造房子的人的下首。”结果，郭进死后不久，大宅子就被子孙卖掉了。



郭进太清醒了，他知道儿孙如果没能耐，是守不住产业的，无论造多好的房子，都会被他们卖掉。

也是宋代，常州的苏掖，官至州县监察，富有而吝啬，每次置业都锱铢必较，甚至为一文钱争得面红耳赤。有一次，他欲购置别墅，和卖房人反反复复讲价。他的儿子在旁劝道：“您就稍微加一点钱吧，等我们将来卖房时，也希望能卖个好价钱。”苏掖愕然，从此吝啬之性有所改变。爹妈口逻肚攒，为儿孙积下产业，然而崽卖爷田不心疼。别墅还没到手，儿子就已经惦记将来卖个好价了，败家子终会把上辈辛苦积攒的都败光，苏掖买房时磨破嘴皮子讲下来几文铜钱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这两则逸事，在向天下父母昭示一个真理：与其为儿女挣下大量家产，不如让儿女成人成才，自食其力。

高自发/文